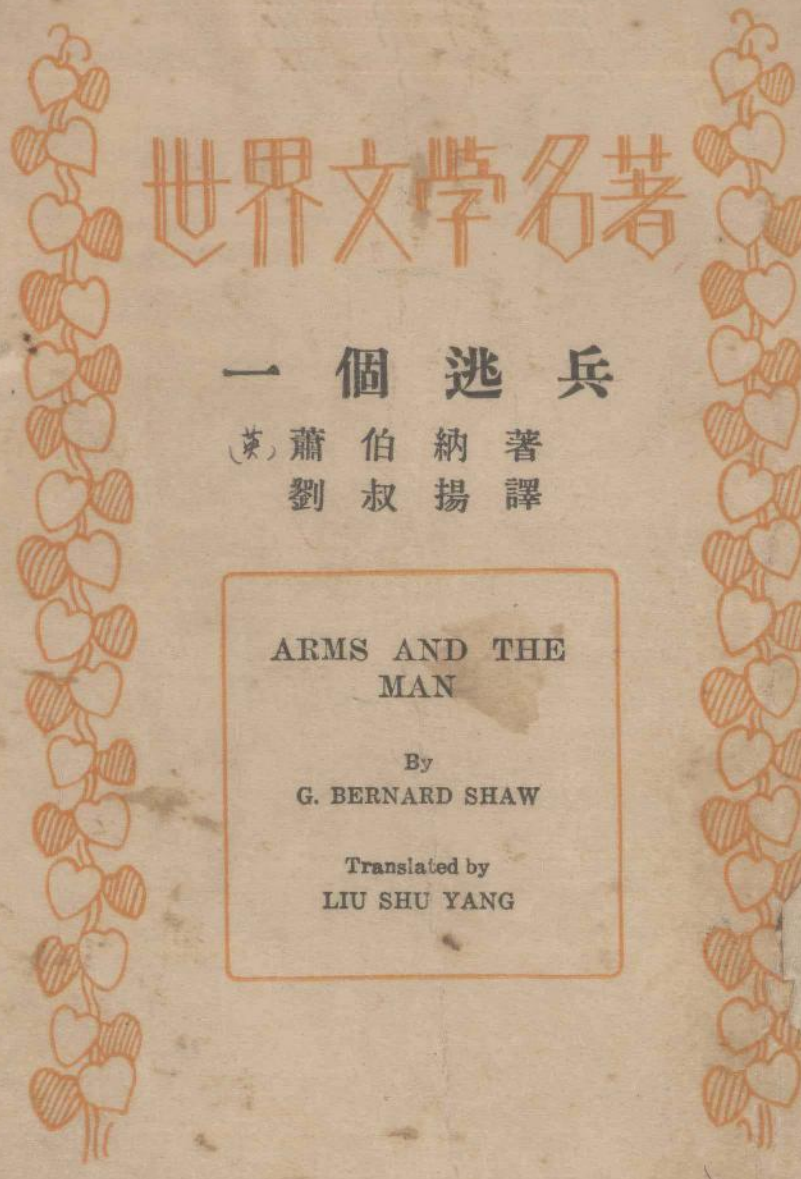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一個逃兵

(英) 蕭 伯 納 著
劉 叔 揚 譯

ARMS AND THE
MAN

By
G.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LIU SHU YANG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81235)

世界文學名著 一個逃兵 一冊

Arms and the Man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Bernard Shaw

譯述者 劉叔揚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雙

〇七二六

徐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字第一四二八號審查證

第一幕

夜。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下旬，靠近九蘭加慕斯一個小小鎮上，一間保加利亞的婦人臥房裏面。從那敞著的有小洋臺的窗口望出去，一疊巴爾幹山的峯巒，極白極美麗地映著星影和積雪的光芒，這山峯看來好像就靠近在窗前，實在卻是遠遠的在數哩以外。房內的陳設不像是東歐的風味，一半是保加利亞的貴重物品，一半卻是維也納的便宜貨。這房間的一角，是斜着來一堵小牆，靠這兒就放了一張床。床首有一個藍色搖金的木質神龕，裏面是一個象牙雕的耶穌造像。這東西前面，又掛下一盞燈，點在一個穿小窩窿眼的小球裏面，用三條鍊子把它吊着。主要的座具設在另外一邊，對着窗戶，是一張土耳其式的沙發。被服、窗帷、小地毯，和這房內另外的一切絲織裝飾品，都是華麗的東方式的；牆上糊的紙卻是西式的極平常的。靠牆擺在近沙發和窗戶的一邊的，是洗臉架，底下是一個漆畫的鐵架子，架上放一個小水壺，一個上磁釉的鐵質臉盆，一條洗臉手巾晾在洗臉架的欄干上。一把奧國式彎木藤座的椅子擺在洗臉架左近。床和窗戶中間，是一個梳粧檯，鋪着一條五顏六色的毯子，放一面值錢的梳粧鏡。門開在床鋪的左近；一個有抽屜的櫃子放在中間，這櫃子上面也鋪了一條色彩的本地產毯布，上面堆了一疊帶紙背的小說之類書籍，另外還有一盒朱古律糖，一個框子嵌着一張頂秀氣的軍官的大像片。這軍官的

高傲神氣和有引力的目光，真像栩栩欲生了。那櫃子上面還點着一枝蠟燭，另外梳粧檯上也點着一枝，旁邊關一匣火柴。

單扇的窗門正敞開着。外面還有兩扇木的百葉窗也向外開着。一位年輕女子坐在洋臺的欄干上，這年輕女子很能領悟這浪漫之夜的美，她自己的年輕和美貌也正是一部分，她在凝睇那積雪的巴爾幹山。她身上披了一件長長地皮外套，這外套的價值，至少也和她房裏一切的器皿的總價三倍相等。她正靠着，忽然她媽媽進來了，把她的幻想打斷了。她媽媽的名是加薩琳，比可夫。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身體很壯，做事很有勁，她的頭髮又多又黑，眼睛又烏又大。看她的樣子好像是莊家人的體面太太，可是她卻非得要做一個維也納的貴婦人。她穿的老是一件新式茶會外套。

加薩琳（急急忙忙地進來，好像要報告許多好消息）麗那（她唸：「麗——那」把麗字拉得特別長）麗那（向床上找麗那）在那兒哪——（麗那回頭看房裏）這孩子這晚上你不睡站在那涼風頭幹麼？你這不是找病嗎？洛格還說你睡了呢。

麗那（進入房內）我打發她走開的。我要獨個兒在這裏。看那天上的星多好看！您有什麼事？

加薩琳 有這消息！開戰了！

麗那（瞪着眼）啊！她把身上的外套卸下來往沙發上一擲，裏面穿的是極美麗的夜服；她急切地走近加薩琳）

加薩琳 在斯勒維尼岡打得頂凶哪！我們打贏了！這是遜傑建功。

麗那（快樂地喊了起來）嘩！（狂喜）唷媽！（又現憂愁的樣子）爸爸他平安吧？

加薩琳 自然呀，還是他給我消息的。遜傑這時候是英雄了，他一營裏簡直的把他崇拜得偶像一般。

麗那 告訴我，告訴我怎麼回事？（狂樂）喔，媽，媽！（拉她母親坐在沙發上，兩人發狂地吻了一吻）

加薩琳（極其得意）你不能猜想這有多麼威風。這會是馬隊衝鋒！你想他藐視我們這些俄羅斯人長官——沒有奉到他們的命令就動員——自己一個人負責指揮——自己跑在頭裏——自己第一個往鎗林彈雨中衝過去。你不知道，麗那，我們榮耀奮勇的保

加利亞人手裏全都揮着閃亮的刺刀，瞪着眼，山崩的一樣湧進去，把這些可憐的賽爾維亞人和浮誇的奧地利亞人的長官們煽糠似的煽了一地。麗那，你當時還要再等一年才和他定婚呀。他回來的時候只要你有一滴保加利亞人的血性，你就知道崇拜他。

麗那 他在軍隊裏教整千整萬的英雄們歡騰讚美，還稀罕我這可憐的崇拜？可是不管怎樣，我總是多麼得意，多麼驕傲的！（站起來興奮地踱來踱去）到現在我們以前的理想全實現了。

加薩琳（動怒地）我們的理想實現了！你這是指什麼說的？

麗那 我們理想中的遜傑——我們的精忠報國主義——我們理想中的英雄事業。有時候我簡直懷疑，是否這些這是我們的夢想。女孩子們真是多麼沒有信心的可憐東西！當我俯下身來扣上遜傑的腰刀，那時候他在我的心裏簡直是偉大；偉大到你一想要制服自己的驕傲，自己的狂想，或是想起了失敗一類的事，都覺得自己是不義的。可是——可是——（搶着說）你答應我你決不告訴他。

加薩琳 不要先要求我答應你，讓我先知道你要我不告訴他的是什麼話。

麗那 得了，我告訴你吧：當他把我攔入懷裏，一雙眼睛盯着我看的時候，我心裏總想：他那裏真是什麼英雄，我們當他是英雄，就是因為我們太愛唸拜倫和普希金的詩，和我們太喜歡那一回到波查里斯看的武俠歌劇的緣故，所以我們腦筋裏總有英雄俠客一類的想念。事實上那能常有的確的，我到那個時候為止，真是沒有見到過，（後悔地）你瞧，我懷疑他；我懷疑他那英雄的氣魄武士的派頭，一到了戰場上是否不會變得只是一種空想。我不放心，怕他到戰場上和那些聰明的俄國軍官一比就比成可憐的寒倉樣子。加薩琳 可憐的寒倉樣子！羞你的！賽爾維亞人的奧地利亞軍官們跟我們的俄羅斯軍官們是一樣的聰明；可是我們每一陣都把他們打敗了。

麗那 （喜歡得笑了，重又坐下）對呀！我真是一個庸俗的弱者。咳，你瞧這都是實在的事情——遜傑真是像他外表看來那麼堂皇偉大的——這世界給女人們看來真是一座輝煌的世界，她們只配站在一旁看看熱鬧的，要男人們才能扮演這一部浪漫傳奇多麼

快樂！多麼說不出來地滿意啊！（她把雙膝一屈，跪在她母親的身旁了，發狂地抱住了她。婢女洛格走了進來，把她們的談話驚斷了。洛格是一個美觀而驕傲的姑娘，穿着好看的保加利亞農婦的衣服，繫着兩層圍裙，她的神氣是如此的輕慢隨便，她侍候麗那的時候簡直是無禮貌。他怕加薩琳，可是即便在她跟前，她敢於放肆到什麼程度，她也要放肆的。她一走進來，也正像其餘的兩人一樣，很緊張地；但是她卻沒有同情於麗那的快樂，她輕蔑地看了看她們的狂態，才招呼她們。）

洛格 太太，讓我把窗戶全關上吧，外面的百葉窗也要門嚴了。他們說一會兒街上要放槍了。（麗那和加薩琳驚惶地站了起來）賽爾維亞的軍隊叫我們一路追出關來了，他們說這些兵也許要跑進城來。我們的馬隊會在他們後面跟進來；教我們百姓要準備，你曉得現在他們正在亂逃呢。（她走到外面瞭臺上，把百葉窗關上，又走回房裏。）

麗那 我盼望我們的軍隊不要太殘忍，追殺這些可憐的逃兵有什麼榮耀呢？

加薩琳 （機敏地，她的管家本領又要用出來了）等我去看看樓下的東西安不安。

麗那（向洛格）把百葉窗留點縫兒，我一聽到有響聲，就會關上它。

加薩琳（站在門旁，回身有勢地說）喔，不行，寶貝！你非得關嚴它才行，你睡着了回頭忘了關，那那兒能成！關嚴它，洛格。

洛格 是了，太太。（去關百葉窗）

麗那 您不要關心我。我一聽有鎗聲就吹滅了蠟，到床上裹在被洞裏睡了，堵上耳朵。

加薩琳 那才是我的聰明乖乖。祝你晚上平安。

麗那 您晚安。（她們倆吻了一吻；麗那一時又起了快樂的感情）只要今天夜晚沒有逃兵經過——祝我今晚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晚。

加薩琳 去睡吧，寶貝，不要胡想了。（她出去）

洛格（偷偷地向麗那說）你要開百葉窗這麼一推它就開了（推一推百葉窗，果然開了。她再關了它）這一邊底下應當門起來的；可是窗門子丟了。

麗那（莊嚴地申斥她）謝謝你。洛格，可是我們得照着吩咐做事。（洛格做做歪臉）再

見。

洛格（輕慢地）再見。（昂着頭走了出去）

（麗那獨自在房裏，走到櫃子前面，用一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情感，讀美那上面的像片。她並不把那像片拿來放在唇上吻，也不把它來貼在胸口，也不用任何的身體上的愛感表示，她只把它拿在手裏高高地擎着。好像修道院裏的尼姑一般）

麗那（仰看像片）啊，我此後決不虧負你，我的靈魂中的英雄呀——決不，決不，決不。（恭敬地把像片放還原處。便從那一小堆的書籍裏選了一冊小說。昏昏地翻着書頁，找到了頁數，把書反疊着拿在手裏，得意地嘆了一口氣，便躺在床上唸着睡。可是當她開始唸小說以前她又抬起眼來想一想她的幸福，嘴裏便不由輕聲地喚着）英雄呀，我的英雄（一聲清脆的鎗聲衝破了戶外夜的寂靜。她驚了起來，靜靜地聽；接着又來兩響；更近些，她嚇得爬下床來趕快吹滅了櫃子上的蠟燭。一面用手堵着耳朵，又去吹滅了粧檯上的蠟燭，這才在黑暗裏急忙摸回床裏來，在這黑暗裏面什麼東西都辨別不清，只有那雕像

前面掛着的小銅球閃爍着微光，從百葉窗的隙縫處漏進外面的星影。鎗聲又起了；極近的聽得放了一排步鎗，這鎗聲不會止，兩扇百葉窗忽地自己向外開了，即刻從外照進一塊長方形的雪夜和星影的亮光，在這長方形的亮光上爬着一個漆黑的人影。百葉窗隨即又關上了；房裏又呈黑暗。可是這時房裏來了急急地喘氣的聲息，衝破了寂靜。接着是括火柴的聲響，黑暗的房裏便亮了一根火柴。）

麗那（伏在床上）誰？（火柴隨着滅了）誰在那裏？那是誰？

男人說話聲（聲音很輕但帶着恫嚇地，黑暗裏說着話）唏！不要作響；響一響就叫你送命，好好的，不會害你。（她爬下床去弄門，可是她的動作被那人聽見了）小心！你想逃，沒有用。你一聲張仔細我手鎗開出來。（命令地）你括亮一根火柴，叫我看你。聽見沒有？（在黑暗和靜寂裏她退回粧檯旁邊，把蠟燭點亮了；於是這奧祕的把戲便告了結束。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可憐的樣子，滿身濺得是泥土，污血，和着雪花；他身上的破爛的藍色賽爾維亞砲兵軍官的軍服，勉強叫一條皮帶和手鎗匣的背帶繫着。一切在這燭光

下面從他那不乾淨襤褸的形狀可以認出他是中等的身材，相貌並不出羣，只是健碩的頸項和肩背；頑強的圓圓的腦袋，長着短短的鬚曲的金黃色頭髮；清澈銳利的藍眼睛，優美的眉毛和嘴巴；一座絕對平凡的鼻子，常常一個心志堅決的嬰孩有那種鼻子；舉止是合軍人身分非常嚴正，態度也很堅硬；雖則他是處於這絕望的困頓境遇，可是他仍然使喚他的機智，幽默地使喚着他的機智，沒有半點苟且，也不放棄他的任何機會。他一眼便猜度着麗那的一切——她的年紀，她的身分，她的性格，她的驚惶的程度。接着他便更有禮貌但也更堅決地說：「對不住，打攪你了；你瞧，（指一指身上的軍服）認得吧！一個塞爾維亞的逃兵，抓住是要殺的。（恫嚇地）懂不懂？」

麗那 哦。

男子 可是有法解救我總不願叫人抓住了殺掉（更加恫嚇地）懂不懂？（他走去砰地一聲把門上了鎖）

麗那 （傲慢地）我看是的。（莊嚴地站直了身子，正面看着他加重語氣說）我知道有

些軍人也怕死的。

男子（嚴肅可是好脾氣地）怎麼只有些怕死，全是怕死的，我的小姐，你相信不相信？這
是我們的責任，能活多久活多久，現在你要是一喊——

麗那（趕急插斷他的話）我一喊你就射死我，你怎麼就知道我是怕死的呢？

男子（狡猾地）哼：我不射死你的時候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你們的馬隊——那一大堆
的大流氓——衝進了這精緻的小房間裏幹掉我，像幹掉一條豬；可是我是要在這兒和
他們拼個你死我活。決不讓他們誘我到街上去叫他們耍着樂；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
你就是這樣的穿着見那些小流氓？（麗那到這時才留意自己只穿着睡衣，不由顫抖了
一下趕快把自己裹得嚴一些。他瞧着她苛刻地說）這樣不便見人不是？（她要退向沙
發一邊去。他把手鎗一擎，叫了一聲）站住！（她站住）那兒去？

麗那（傲倨而又不耐煩地）取我的大氅去。

男子（跳去把沙發上的大氅取了去）好主意！不成：我要拿着你的大氅，你可得當心，不

要讓人進來瞧見你沒穿大氅。這個武器比手鎗強多了（他把手鎗往沙發上一丟）

麗那（着急）拿這個當武器不算好漢！

男子 一個男人，看着自己就要死，卻有你站在中間，他就可以拿這個當最好的武器。（他們倆人站着互相瞪了一會，麗那真不相信一個賽爾維亞的軍官會這樣地可惡自私不義俠，這時街上霹靂影啦來一陣排鎗，他們都驚惶了。死的來臨教他打了一個寒顫，不覺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下來）聽見沒有？你要把那些壞蛋召進來，你就照這樣見他們得了。（麗那毫不畏葸輕蔑地瞧着他。忽然他跳了起來，傾耳聽着。房門外面有腳步的聲音。有誰在門上弄，接着便是急促的敲門聲。麗那堵着氣看着他。他把腦袋一揚，表示什麼都完結了，他那威脅她的態度也立刻萎頓了。他把大氅擲還給她，誠懇和緩地說）沒有用，我完了。趕快穿上大氅吧；他們來了！

麗那（渴望地搶了大氅去）喔，謝謝你（把大氅披在身上，心裏一塊石頭吊下地。他拔出刺刀來，衝着門等着）

洛格 (在外面敲門) 小姐小姐趕快起來，開門呀！

麗那 (關切地) 你怎麼辦呢？

男子 (凶惡地) 不用管，讓開路，就瞧這一下。

麗那 (被感動地) 我幫你。你躲了。趕快躲到那帷子後面去！她拉了他的破碎的袖口

向窗帷那邊推。

男子 (順從她) 只要你鎮定，還有半個機會，你知道十個大兵有九個是傻瓜。(他藏到帷子後面去，伸出頭說) 假使他們找着我，我先告訴你，只有和他們拚了命！(他隱了進去。麗那脫下大氅掛在床欄上。裝作睡着了被鬧醒的神情把門開了。洛格驚惶地進來。)

洛格 他們看見有一個人從水管子往這兒的洋臺上爬，說是一個賽爾維亞的兵士。外面有許多老總們來找他來了；他們都喝得泥昏爛醉，兇野極了。太太叫您趕快穿上衣服。

麗那 (裝不耐煩的樣子) 叫他們別來這兒找了。幹麼讓他們進來？

加薩琳 (急忙地進來) 麗那，這寶貝；你怎麼啦？你看見誰了沒有，聽着有什麼響動？

麗那 我只聽得鎗聲。怎麼大兵敢上這兒來？

加薩琳 我找着一位俄國軍官，好造化的，他認得遜傑。（回身向門外一個人說）先生：請進吧；這是我的女孩兒。

一個年輕的俄國人軍官，穿着保加利亞的軍服，手按着指揮刀走了進來。

軍官（很和氣有禮貌，可是帶着窺探的性質，樣子很挺直）請您安，小姐，對不住，打攪你，有一個逃兵躲在這兒的洋臺上，可不可小姐和令堂暫時迴避，讓我們找一找！

麗那（微怒）沒有這話，你看看這洋臺上有人沒有？（她把百葉窗一推，整個打開了，便去站到那躲着人的窗帷前面，背衝着帷子，一邊向外面指一指那有月亮照着的洋臺說。這時就在這樓窗下面的街上，響了兩聲步鎗，那子彈恰好打進麗那對面那扇玻璃窗，她眼睛閉了一閉，倒抽了一口涼氣。可是仍舊站着不動；加薩琳卻嘩啦啦地喊了起來，那軍官高聲地叫了一聲：『當心！』向洋臺上衝了出去。）

軍官（站在洋臺上向下面兇很地喊）不要在這兒放鎗，渾蛋！有耳朵沒有？（他瞪着眼

向下面睜了會，才回身向麗那仍然有禮貌地說：「恐怕有人進來你不知道吧？您睡着了沒有呢？」

麗那 沒有睡：還沒有上床。

軍官 （納悶地走回房裏）你們的街坊都說那兒也看見逃兵那兒也看見逃兵。（恭敬地）再見，再見。真抱歉得很，太對不住了。（立正向麗那行了一個軍禮，她只淡淡地答禮，又向加薩琳也照樣行了一禮，她便隨着他出去。麗那關上百葉窗，回身看見洛格還站着，希罕地在旁觀看）

麗那 洛格，這些軍人沒有回去，你不要離開太太（洛格看了看麗那，看了看沙發，又看看窗帷：於是私下扁一扁嘴，只在肚裏好笑，走了出去。她這種表情麗那看了非常懊惱，她跟着她到房門口，等她一出了門便砰地一聲把門關了，凶凶地上了鎖。那躲在窗帷後面的人隨即走了出來，把刺刀套入刀鞘，這才算脫險了）好傢伙，多危險，只差這麼一點兒，可是總算給我逃脫了，小姐，願終生做你的奴隸報你的恩。保加利亞有您這樣好人，我真是